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四濟

禮

曲禮篇十六

曲禮口義宋林光朝艾軒集漢興高堂生以禮名家一傳蕭奮再傳孟卿三傳后蒼后蒼積數萬言曰后氏曲臺記其後戴德戴聖傳之今禮記四十九篇戴聖所傳也號曰小戴記曲禮者即曲臺雜禮也小戴傳之於其師故以首篇禮器稱禮經三百曲禮三千禮經周官也漢人以為經周官三百六十故舉其全數曲禮曲臺記也今之曲禮恐竄定與曲臺記未必盡同也中庸子思所作亦嘗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曲臺記所傳者即威儀三千也後人已見曲臺記故謂之曲禮三千曲禮者猶載白虎傳所論之事謂之白虎通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禮主於敬而已惟敬乃能酬酢萬變有其人則俎豆玉帛皆禮也非其人則俎豆玉帛有司之事也儼若思安定辭持之也儼若有所思發而為言千里應之此治國平天下之本故曰安民哉堯舜三王相傳以此道而天下平後世為天下立法制切切以安民為事而不知其本在於一身教不可長

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者居其一。則不可以學問。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狎則無敬心。畏則無愛心。所以不能與賢人久處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愛之當知其所短。憎之當知其所長。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周人之急。未必皆君子。然其用心。則君子也。積而能散。君子不以爲難。重遷。小人之常情也。安安而能遷。是不爲物累者也。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故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臨財毋苟得。臨難無苟免。狼毋求勝。分毋求多。狼橫逆也。橫逆之來自反而忠。自反而禮。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彼以疑事質於我。而猶有所疑。則不當成。言之直如我。且直之之直。直是無所疑也。雖無所疑。亦不敢自居其不疑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坐如尸。不邊坐也。立如齊。不倚立也。禮從宜。大夫無遂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使從俗。入國而問禁也。有一二條雜以春秋戰國之時事。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不當言而言之。不當用而用之。謂之妄說。人然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故曰不辭費。苟以情實充之。則繁文末節皆禮也。不以爲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尊卑貴賤。各有其節。食前方丈。不以爲侈。啜菽飲水。不以爲儉。是之謂不踰節。不侵侮。無

犯上之心。不好狎。下交不瀆也。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有其質。然後可以爲禮。無其質。而強情於飲食之間。妄人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取於人。爲人所取。取人是足恭以求之也。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取於人也。求善價而沽。諸取人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官亦學也。靈輒爲官三年矣。官以其學爲庶人在官者之事。學則傳道授業也。天下事非禮皆不可行。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渴飲而飢食。愛生而惡死。喜則相安。怒則相蹄。鬻人之與禽獸。何擇焉。山野小人。終身不知有邊豆之事。然而不犯非禮者。聖人之教見諸日用也。彼知爲宮室。爲耒耜。爲網罟。爲棺槨。無一事不出於聖人。宜其終身不犯於非禮也。使古而無聖人。則人何以自別於禽獸。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大上遠古之初也。其人淳一無機械之心。見寒者則衣之。見飢者則食之。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也。自五帝而下。則有報施之

心。是以人各親其親。子其子。往不來。來不往。則謂之失禮。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人而有禮。則施為注措如履平地。無禮則如在暑獲陷窞之中不自知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夫禮自卑而尊人。雖負販之賤。亦必有所尊。禮不責庶人。而庶人日用之間。僅合於禮。何況可以行禮者。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富貴知好禮。則行乎富貴不為富貴所移。是以無驕淫之心。貧賤知好禮。則行乎貧賤不為貧賤所累。是以其志不懾。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十年曰幼。當使之學。凡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則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所以學幼儀也。二十曰弱。當加之以冠。欲以成人責之也。二十而不責以成人。是終身不以成人望之。古者冠昏為重。近世雖士大夫之子。而未嘗行冠禮。可謂失其所本。三十曰壯。可以有室。四十曰強。可以仕。五十稍衰。其齒髮將艾。故曰艾。古者五十年德俱長。則命之為大夫。未五十而為大夫。攝行大夫之事。挾卒無駭卒是也。六十曰耆。當指

事而使人。七十曰老。當傳家事於其子孫。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蓋隨其所稟有強弱耳。故八十九十通曰耄。七年曰悼者。以其童稚未有所立。未能遠於父母之懷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者。刑所以禁越。悼與耄。又何誅焉。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百年曰期。人生大率百年而止。頤養也。當左右養之以盡其餘年。古語老夫耄矣。謂七十曰老。而諄諄已如八十九十也。又曰耄期倦于勤。是八十九十而至於百年。故知老而耄。耄而期。皆古人常語耳。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十年而學。四十而仕。中間為學問者三十年。其所養蓋亦厚矣。四十而仕。七十而致仕。在官不過三十年。七十已衰。則當避賢者路也。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請。則是年雖及。而志猶未衰也。適四方乘安車者。四馬之車則立乘。小車一馬可以坐乘。自稱曰老夫者。五十為大夫。出境則稱外臣。至於七十則自敬其名。石碣乃老。常告于陳。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者。君前臣名。此不可易第於列國。自稱曰老夫。故重明此一例耳。越國而問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皆其制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操几杖以從長者。盡其事。

長者之禮也。長者問則當辭讓而後對。子路率爾而對，不為無失。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冬溫而夏清，所以順四時之節，昏定而晨省，又欲知一日安否也。在醜夷不爭者，父母之於子，非欲其羣居而有爭心也。一日忘於父母之本心者，非所以為人子。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凡仕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車馬所以侈大之。三賜不及車馬，不敢自居也。國人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各以所見稱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見父之執，而應對進退如此，其謹者，以其與吾父同業術耳。見父之執，如在父之前，是以為孝子。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出告反面，不敢專也，所遊有常，謂出入順我，不可變而之也。所習必有業，不敢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也。恒言不稱老，自稱其老，則父母必惕然於其心，是以老萊子為嬰兒戲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年長以陪，以其與父齒也。故以父事之十年以長，以其與兄齒也。故以兄事之五年以長，長於我也。是以羞行而不並耳。席以四人為率，羣居五人則長

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桀，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陋，居不主奧，至立不中門，嫌其與尊者並也。食饗不為桀者，賓客之具，當裁之於尊長，不敢專其多寡之限也。祭祀不為尸者，尸所以象神，不敢偃然受其父之尊敬我也。是以為尸，當卜筮無父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閨門之內，凡一言一動，不中其度，必諄諄然而誨之，其未變則從而夷之。閨門之外，父母耳目所不接也。吾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父母之在其左右前後也。使其登高臨深，苟訾苟笑，服闇登危，數事，吾父母或是之聞，不懼則恐也。為子者當在閨門之外，如在父母之側，則無過舉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賢者之事君，或不免於死者，皆非其本心也。當偶然之變，必度其死生輕重之地，吾生不義也，其死義也，是以舍生而取義。若有意於輕重，是婢妾之事也。是匹夫之好名者也。荆軻聶政，許人於湯火之中，而不辭，三代俗變，而一時要之，以為義士也。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曾子曰：易養，以此傳之於門人弟子，是以知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往往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以為

訓。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幼子常視母。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童子氣習未移。最易於矯揉。今夫襁褓之子。雖有識知。而志慮未萌。其與洪荒太古之人何異。日漸月化。而不自知覺。非其性之罪也。幼子常視母誑者。古語教子嬰孩。以其志慮未萌。不當開其情僞之端也。童子不衣裘裳。不加成人之服於童子者。教之不躐等也。立必正方。不傾聽者。使之習爲端謹。習慣。則如自然。李驥嘗語楊龜山先生學問。謂其直往直來。未嘗左右視。此未必養之於童稚。蓋其學問所至耳。負劔辟咎詔之者。如世子初生。卜士負之。妻食之。負者加之於懷抱也。鄭氏云。置於背。非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古之學。皆有所傳授。是以不敢忽其所傳授之人。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者。謂其步亦步。趨亦趨。不敢有所變也。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者。拱手而聽命。不敢問其所之也。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

呼。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母。回戶。闔亦闔。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將適舍。求母固者。舍者讓席。場者讓竈。則近乎固。舍者與之爭席。是求母固也。戶外有二屨者。此謂敵體者。稅履於戶外。戶闔亦闔。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此數句。正可以求禮意。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大夫士出入君門。闔右。臣統於君。由門左。則涉於抗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容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每門讓於客。天子五門。大夫三門。士二門。賓客與已敵。則迎於大門之外。每門讓於客。不敢居其尊也。寢門內。門也。主人自爲席。敬客。示其不苟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士之於大夫。大夫之於卿。不敢分庭抗禮。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提挈向背。進退屈伸。各隨其事。而爲之節文耳。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不當論其本末。自洒掃。應對進退。達而至於聖人。有所不能知不

能行。初無本末精粗之分也。古書有弟子職。洒掃一事爲童子入道之門也。人皆可以爲光霽。但居移氣。養移體。則易直子諒之心無由而生。奉席如橋。請席何鄉。請社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母作。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母撥足。母蹶。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相向也。函丈相去三席。可以指畫議論耳。固辭者。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而終辭。即席而容作。其志荒也。能持敬者。其容不作。握衣去齊尺。似欲跪而聽。衣無撥。足無蹶。以氣養志也。志定。則其氣不迫。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母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母勸說。母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母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執爾顏者。志有所變。則顏不定。學者用志。欲其專一。以志養氣。長者所不及之事。而僂言之。則非聽命於長者。正爾容。聽必恭者。雖聽之。而意不在焉。謂之不恭。雷同者。謂從他人。口耳之說而已。實無見也。必則古昔稱先生者。謂尚論古

人。則不涉於委巷之見也。敬母餘席者。恐其聽之不謹也。燭至起者。自晝達夜。恐有厭倦。故有辭而作。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聽命於長者。不謂之退。不敢退。母側聽。母敬。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斂髮。母髡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凡人對大賓客。則未嘗不拱手。斂衽。至於閒居。則好自適。往往歛衽之時。如有所拘繫。罔繫。以其非素習也。素習安於無事。噉應號呼。相聞也。淫視。目逆也。斂髮。以緘韜之也。子事父母。雞初鳴。則櫛。繼。免。袒。近於有喪者。呂與叔。先生雖夏日。亦盛服端坐。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屨著。綦屨之有繫。欲足容加歛也。解屨而後登堂。不敢漬也。古人結襪解屨。則結襪而前。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於童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宮而處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婚禮初納采。次問名。次納幣。次請期。次親迎。男冠而字。女笄而字。責之以成人。所以敬其名也。已納采。則問名。故曰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受幣。束帛

十端。鹿皮儷已受幣。則請期親迎。故曰非受幣不交不親。周禮有媒氏。凡判妻入子。則媒氏書之。此日月以告君也。親迎必告廟而後行。如楚公子圍稱其告莊共之廟。此齊戒以告鬼神也。已告之。又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蓋厚其別也。男女別。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道正矣。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買妾不知其姓。疑其速於自售。而其世系未必以情告也。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婚禮以其繼世。是人情不忍言也。故賀之者迂。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行禮者安於情實。非不以貨財為禮。貧則不責也。非不以筋力為禮。老則不責也。老謂年七十以上者。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桓公六年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繻論名子之法。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申繻所言。往往依古書。不以國。如晉侯周衛侯鄭。不以日月。如白一丙。臧孫辰。不以隱疾。如晉公子黑臀。楚公子黑肱。不以山川。如魯獻公。具武公。周人以諱事神。名終諱之。不可雜以常語。使後人易避耳。男女異長。男女異長。各以其伯季字之也。如魯三桓。仲孫。叔孫。季孫。又有紀伯姬。鄆季姬。凡進食之禮。左穀右載。食居人之左。

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涿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穀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然後辯穀。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所陳饌具。卿大夫通用之。古人進食之禮。止於穀。載膾炙酒漿脯脩十餘種耳。此亦簡而易致。司馬溫公因論近世士大夫酒非滿。按不敢會賓友。今人進食之禮。皆有先後品次。不如古人以饌具布之一席之間。為最便易也。客若降等。執食與辭。謂大夫之於卿也。執食。云飯也。進食之禮。所主在此耳。主人延客祭。導之使祭也。非降等之客。則不必主人導之。古人於一食之間。不忘其所本。必祭先代。所為飯。食人三飯。謂飯至三則告飽。主人勸之乃食。如傳所載。亞飯三飯四飯。則知飯不止於三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母搏飯。母放飯。母流歡。母咤食。母醬骨。母飯魚肉。母投與狗骨。母固獲。母揚飯。飯黍母以箸。母啜羹。母絮羹。母刺齒。母歡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享。客歡醢。主人辭以饗。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母最炙。共食不飽。先厭飫。則是厚取之也。共飯不澤手。澤手。按莎也。母搏飯。搏。似具多也。母放飯。放。謂剩棄其餘也。母咤食。謂其將食而嘯。嘯似薄之也。母絮羹。謂嘗其厚薄之節。母歡醢。醢。肉醬也。濡肉。穀載。乾肉。脯脩。君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身之間。而一事或失。必非持敬者。敬
仁之地也。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
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拜受於尊所。拜受於主人。陳尊之處。敬主人也。
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此尊卑少長之節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
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餞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之餘曰餞。而
祭敬其餘也。其不祭者。惟有二條。父不祭子之餘。夫不祭妻之餘。以其或
歸賓客之餘。則不必祭也。古者食必祭。不敢忘飲食來處。今之浮屠氏。每
食必祭。尚存古人之遺意也。禮失求於野。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
不辭。侍坐而同饌具。故曰御同。或以非召。已往值之。故曰偶坐。雖當盛
饌。不必辭也。禮非由已設也。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有
菜。鉶羹也。無菜。犬羹。渚也。儀禮士虞特牲。設大羹。渚是祭祀有大羹也。大
羹直可飲之耳。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締。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綳。為
大夫累之。士寔之。庶人齧之。副之。四解橫斷。華之中裂橫斷。累之。雖中
裂橫斷。而不加之布也。寔之。寔蒂也。瓜當橫斷而去寔也。齧之。但去寔而
已。庶人。語庶人在官者。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

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父母有疾。雞初鳴。則不暇櫛。行則不為容。
言則不敢自安。琴瑟則不敢親。僅可食肉飲酒。有不得已。而或笑或怒。父
母有疾。動作語默。未嘗頃刻忘之。此人子之常情也。先王制禮。與天下立
為中道。凡此數條。雖委巷不學之人。其常情往往如此。常情有所不及者。
則近於禽獸。側席者。謂持席也。專席。謂去重席也。三年之喪。寢苫枕塊。自
齊衰以下。則始喪有席。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止操書致。
水潦降。不獻魚鼈。君不責其難得也。相為饋獻。但疏言於簡牘。以見其名
器多寡之數。古者必欲操其易致者。而前知古人每事必近情實也。凡
道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
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射者。
男子之事。必以進退周旋寓之於其間。以其不主於射耳。舞文事也。而有
干盾之飾。射武事也。而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古人制作微意也。以弓遺人。
其相授受。異於常時。饋遺之禮。蓋所主不在於射也。後之士者。未嘗閉弓
矢而付之。武夫走卒。是以無復存古意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
者。主客授受。皆欲及左手承弣。覆右手執簫也。進劔者。左首。進戈者。前
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凡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

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筭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劍有積不容。正劍以刃鄉人也。左首者。以明劍環當在左。主人以右手取其劍環。為順耳。凡以弓劍苞苴。筭筭問人者。操以受長者之命。其威儀進止。如使於他邦者。古人於每事必不簡。以其物與情實相稱也。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周公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凡為君使。已受命。遂行舍於郊。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博聞強識而不敢自居。敦善行而持之以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歡其愛我。忠其敬我。君子未嘗求備於人。以全交也。或問夫子不假蓋於子夏。有諸。曰。有之。子路曰。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當時羣居無其人。子路何為出此言也。夫子不假蓋之意。正所以斥子夏之短耳。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禮曰。引當時所存之書也。君子抱孫不抱子者。曾子問祭成喪。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同姓可也。孫可為王父。尸者。孫於主祭者。則子行也。孫於王父。昭穆時也。故可以為王父。尸。

為君尸者。天子諸侯。凡內外祭。皆有尸。內祭則卜之同姓。外祭則卜之異姓。尸所以象神。古人以情實求鬼神也。後世祭祀。不復用尸。惟巫覡野祭。尚用之。學者亦不知為近古。三代良法。破壞略盡。田野閭巷。時或見古制。豈非田野閭巷之人。終未可以書生曲說變易之耶。齊者不樂不弔。古之人將與鬼神交。必散齋。致齋。欲其虛一而靜。所以交神也。不樂不弔。恐哀樂有所偏勝。不能與鬼神合也。後世祭祀。其散齋致齋。往往特存古制耳。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毀瘠不形。視聽不衰。謂不可過乎衰也。居喪而毀瘠。視不明。聽不聰。則近滅性。寧不違父母之本心乎。古者三年之喪。不沐浴。不飲酒食肉。寢苦枕塊。以終其事。宰予欲為短喪。蓋身歷其事。知後之人為難繼也。今三年之喪。沐浴飲酒食肉如常時。雖三年不見其為久也。五十不致毀者。五十始衰。不可致毀。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居喪不致毀。食粥之

謂也。宰予之請短喪。孟子之食食。吾因此以見古人也。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生者與來日。謂死之明日。則生者數三日而成服也。死者與往日。謂死之日數三日而殯也。此士禮也。大夫則數往日成服杖與殯。皆同日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其生者。則有弔辭。知其死者。則有傷辭。今之行弔。則跪而告。其孤傷禮。則以祝奠。此皆古人之遺意也。弔傷辭畢。退皆哭。今弔傷或不哭者。委巷之禮也。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君子未嘗失辭於人者。情實所充耳。適墓不登壘。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哭。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將易箒。孟敬子問之。曾子欲告之以其本。故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欲孟敬子終身守其垂死之一言也。孟敬子。曾大夫仲孫捷也。敬子居悼公之喪。不欲勉而為瘠。是其自處也。必以情。曾子知其可以言而言之也。曾子

曰。君子所貴乎道三。自其本言之。如謂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則近於有司者之事。前有水則載青旌。單行四面八向。因之以起井田之法。布四象於四方。而招搖在上。以其縱橫逢遠。主於一將也。傳曰。造化在乎天。死生在乎人。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子夏問於夫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復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夫子皆隨其事對之。復讎。非古也。戰國問習俗所安。是以駕其事於仲尼之徒。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猶不害其為義也。交遊之讎。不同國。此於義理大不安豫。子切切於復讎。到死不悔。又欲以其一死。以激後之懷。二心以事人者。此戰國習俗如此。東漢之尚名節。晉人之尚清談。是皆習俗之能移人者也。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壘。軍壁也。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幹。甲戌。我惟築淮。徐戎並興。是以郊垆多壘也。古者命將。必在卿大夫之列。春秋列國皆如此。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邑宰也。子路治蒲三年。夫子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知其恭敬以信。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立茂。知其忠信。以寬地廣大荒而不治。則其責在於士。故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祭不惰。韓退之。謂祭如不祭之事。聖人未嘗與焉。季氏問

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欽之心皆倦怠矣祭而惰是祭如不祭也。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凡祭於公謂助祭也。已行事大夫則歸俎。士則自徹其俎。俎胙肉也。卒哭乃諱。周人以諱事神未卒哭以生事之。檀弓曰。生事畢而鬼事始。既卒哭宰史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曰卒哭乃諱。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踰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士踰月亦三月也。以大夫與士名位不同。因之以為等差。其實月數同也。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則知士之月數與大夫同也。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親始喪哭之晝夜無時。及啓殯而葬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之一哭也。故其祭為卒哭。卒哭之祭天子諸侯大夫士其月數不同。其所以辯尊卑隆殺也。今之人皆以百日為率。已啓殯而卒哭所以即遠也。殯在堂而卒哭是忘親也。有浮屠氏之法而又雜之以陰陽拘忌書。雖孝子慈孫不能盡禮於其親。哀哉。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不諱嫌名。如康王釗

之孫。實為昭王。曾子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二名不偏諱。如夫子之母名徵在。言不在稱徵。言徵不稱在。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周人雖以諱事神猶未切切然也。不逮事父母未嘗見其父母諱王父母。則已不諱也。古之人作事近情。於今觀之似義理不安。未可以古人為非也。君所無私諱者謂家臣於君前不避大夫諱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者謂家臣於大夫之前則當諱君也。臨文不諱者如周公作詩曰。克昌厥後。又駿發爾私。廟中不諱者諱其不遷之祖。其餘則否。此亦父前子名以生事之也。夫人之諱不出宮中。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諱母之諱妻之諱也。大功小功不諱。期以上則諱。大功小功則不諱也。然有子與父同諱者以情起義也。如父之世父。叔父。於己為從祖也。父之姑於己為從祖姑也。此正服小功。父之姊妹於己為姑也。已嫁則為之大功。九月皆不當諱。謂父諱之。則子與父同諱。以情起義。非禮之正也。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古之人婚冠喪祭皆質之於龜策。所以敬鬼神也。後世有陰陽拘忌之說。求日以支幹而逆定其吉凶。是以不復驗之於筮。昏禮不得以仲春。死者不得如期而葬。皆巫瞽曲說害之也。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禮

樂射御書數。皆學者之事也。夫子曰。吾執射乎。吾執御矣。古之人所以教由其志氣性情中來也。故曰學無終始。客車不入大門。公食大夫禮。賓客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婦人不立乘。安車也。安車則坐乘。犬馬不上於堂。充庭實也。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里二十五家也。入里門有父事之者。有兄事之者。示其起敬起孝也。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右必式。乘車五輅也。王乘一輅。其餘輅從行也。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筆並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古之人出入起居。莫不有其度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齊牛。帝牛也。帝牛必在滌。三月齒路馬。謂數其齒。則知馬之老弱。春秋傳。馬齒已長矣。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藉藻以飾玉也。有藉以垂藻也。則褻衣。無藉以屈藻也。則襲衣。執玉隨其文質為之變耳。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相長妾。卿老。上卿也。世婦。兩國合媵。

也。世臣。父時老臣也。姪婦。妻之姪婦。從妻而歸我也。家相。士有隸子弟以相家事者。長妾。一妻二妾。謂其妻之長。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大夫士去國。其行禮。不欲遽然而變。故即新也。他事尚可從新國之法。惟祭祀之禮。居喪之法。哭泣之哀。此尤不忍變也。太公葬於周。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子殷人也。其死也。殯於兩楹之間。故曰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祭祀之禮。夏后氏祭其闈。殷人祭其陽。居服如商人。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周人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哭泣之位。殷人以貴賤為序。周人以適庶為序。去國三世。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禮之去國三世。則當論其國於我厚薄何如也。君子已孤。不更名。父命之。不敢輒變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古人闔棺而定謚。所以類。

其行也。凡人之有謚。以言善惡之行可錄耳。已孤暴貴而為父作謚。是掩其父之不足。錄以貴賤之心。而自為貴賤輕重者也。喪禮朝夕二臨。落殯出祖。祭禮。虞祔祥練。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是以喪復常。讀樂章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而弗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和之而和。和之而不和。二子皆是也。彈之而成聲。彈之而成聲。二子皆非也。龜筮几杖。席蓋重素。衿締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席蓋士喪。以葦席為蓋。重素。謂素衣素裳也。苞屨扱衽。厭冠。皆齊衰以上。書方。謂贈死器物。書之於牘。書方衰凶器。告而後入。謂臣死於公宮者。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無田祿諸侯之大夫。有田祿天子之大夫。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履。素箴乘髦馬。不蚤鬣。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大夫士去國於其竟。上待放者。三年雖示其必去。然亦未敢遽也。一曰存君也。二者不敢輕去墳墓之國也。變服三月者。明其得罪於君。為父祖

之累耳。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見國君。謂他國也。君若勞之。問其行李之勤也。君若迎拜。即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辭不敢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士雖有貴賤之等於他國。不以貴賤相臨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大夫見於國君。士見於大夫。謂他國也。同國始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皆逆之於大門之外。以拜其辱我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曾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吾以是知天地為大。父母。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天子諸侯大夫士。服食器用。無非取於民力。凶年飢歲。則當重民力。是以休戚利害達之天下。猶一人也。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環佩之節。鐘磬之縣。琴瑟之御。君子周旋於其間。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瑟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唯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子路冉求公

西華言志。夫子聽之。而曾點鼓琴。自若者。以其優柔平易。無言於應答也。韓退之聽師穎琴狀。其低昂抑揚之節。今人皆能之。非所以養性情之具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焉得而勿哭。士大夫私行出疆之禮。非古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秦人以命為制。令為詔。士死制。死於君之命也。制。秦漢以來用之。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此雜以春秋秦漢典故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所以理陰事。故必以女官佐之。三夫人。二十七世婦。九嬪。八十一御妻。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有天官。又有五官。是為六卿也。此皆殷制。周人從而損益之耳。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司土。掌土政也。司木。司水。掌山林川澤也。司草。掌闢草萊。司器。掌以時徵齒角。司貨。掌金石錫玉之地。六府主之。六工從而飭化之。土工。掌陶旋之事。金工。掌鍛鑄之事。石工。如

玉人。磬人。木工。如梓匠者。獸工。主以犀象為器物者。草工。作越席及萑葦之器者。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五官致貢於其歲終。則太宰會之。五官之長。天官也。天官太宰。故為官官之長。是職方者。如唐虞之四岳。周之二伯也。伯。則伯父。伯舅。九州之長。次於伯。則稱叔。父。叔。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受朝。則於路門之外。兩塾間。春曰朝。秋曰覲。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諸侯非天子之命。不越竟。或檀為會盟之事。或私自尊大而行。天子聘問之禮。皆非諸侯職分也。春秋亂世。習久以為常耳。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者。世子三年之喪畢。執皮幣。象諸侯。以見天子。言謚曰類者。謂將葬。必請謚。象其行而謚之耳。春秋列國有終其身不朝於王所者。五等之爵。其死也。皆稱公。且自為謚。綱紀文章。蕩然無復有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樵樵。謂其動容貌。出辭氣。有尊卑貴賤之節。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一娶九女。世婦。夫人之姪。娣也。妻三媵。若

姪娣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者自稱曰某。按王藻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使者於他國必以主人揭而自名之耳。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此春秋條例也。故從而釋之曰君子同姓名。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此春秋條例也。故從而釋之曰君子不附惡人。諸侯失地則名之。滅同姓則名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巫醫必以世。以其專業也。僂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如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僂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不當指或人為喻也。大夫士庶人之子。因觸類而言之耳。倉唐為中山。使於魏。文侯指左右問曰。子之君長短。孰與此人等。曰。僂。非倫。不可匹也。文侯改容。又問子之君孰與寡人等。曰。君賜之黼衣。則能勝之。君賜之冠帶。則不更造。文侯與之語。悅之。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地以對。如齊之境。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山澤之所出。如代山。煮海。有宰食力。如季氏有家。臣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數。畜以對。雞狗彘。程氏遺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尹和靜言行錄。和靜嘗言。曲禮雖是末節。皆不可廢。蓋洒掃應對。便是窮理盡性。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四句。便是曲禮總目。因舉呂與叔詩曰。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食。孰為末節。孰為先。蓋言本末先後。皆不可廢。平居須是儼然若思。朱子語類錄。不窺密止。無測未至。云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若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宰。觀此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問艾軒解。毋不

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訓思安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庶幾。至辭字亦為助語。則全非也。他門大率偏把心都在邊角上用了。問君言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於家也。那數句是說數項事。三命不齒。猶而今別設卓也。問宿賓曰。是戒肅賓也。也是隔宿戒之。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悔菴文集首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効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母不敬止安民哉。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為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事。務彊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款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款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說見前段。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

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立容甚詳。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刺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彊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功者之所為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可也。答江德功。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况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

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盡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宋唐仲友說齊文集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左傳鍼之稱書君前之例也。父前未知所考。父前子無名。父之理。寧可以孫而名子於父前乎。它人則固當爾。偶未見於經傳。不必疑禮之為非。况尚有可考乎。夫子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它人。父前子名之證也。樂庵語錄男女不雜坐。不同棹架。不同中櫛。不親受。男女不雜是一句。若如此讀。則下文皆通。坐不同。男女之坐不同也。棹架不同。男女之棹架不同也。中櫛不親授。男女之中櫛不親授也。榘塾先生文集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皆君也。君之新立。年或未知。遠域及鄰國聘使之來。必問其年之大小。然臣下不敢輕答。以天子至尊。不當言長幼。又不當言長短。只答言但聞其服衣若干尺。蓋以衣長短言之。則其長幼可知。又言聞而不直言見表其尊也。至於諸侯。則可以長幼言。則言能從宗廟社稷之祀事。幼則直言其未能。下是則大夫以至庶人。覲面相與。可知長幼。惟問其子。御猶主也。主家事。謁告請也。謂能擯贊賓客之告請也。負薪以庶人賤者之役。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能耕。幼則能負薪。與此相類。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書法褒善貶惡。惟一字爾。如書出。書名。皆惡也。天子以天下為家。凡出則言巡守。若言出則為惡矣。諸侯為國之君。生則稱爵。若稱名則亦惡矣。君子之於書法。惟不親蔽其惡。皆顯書之。故諸侯戰敗而失。其與夫或滅同姓之國。皆書名以罪之。著其惡也。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豈不三世不服其藥。臣子之

事君親也。不容有一毫之躁心。事父母幾諫。則事君亦不當顯諫。惟委曲諷告。三諫不聽而後逃者。蓋至是不為苟容。乃合禮也。若事親則雖三諫不聽。又必號泣隨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事親無可逃之禮。君親有疾。藥皆先嘗。又必擇世鑿而後服。其藥者。蓋一不審擇。輕付庸醫之手。則為不忠與不孝矣。儼人必於其倫。儼比也。儼類也。凡於君父之前。所稱其人必比其類。所以為敬。苟以愚比賢。以貴比賤。則為不敬矣。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損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官制尊卑遠近內外降殺之稱也。周禮九命作伯。故五官之長所以曰伯。謂以三公為之也。是或為職方氏者。主東西方之伯也。乃得輒見於天子。故擯者傳命。則曰吏。示有分也。以姓同異曰伯父伯舅。蓋其親親之辭。其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皆言尊也。下是則有等第焉。故九州之長次之。而曰牧。所稱皆降殺焉。其處九州之外。長於東西南北之四海。雖大

國不過曰子而已。其於內。自稱曰不穀。蓋謙辭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則又重其稱以威遠也。又次而至於庶方小侯。蓋戎狄子男之君爾。其入於天子之國。則無爵可稱。惟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而已。孤者。獨行無與之稱。亦謙辭也。博士周公文集曲禮曰。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曲禮者。禮之至曲者也。大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於變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為禮者。曰。母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嗒焉似喪其耦。顏淵之坐忘。黜聰明。墮肢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為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願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於心者。既見乎辭。考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自脩身至於為

天下莫不一於是。故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愛也，敬也，應也，錯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効也。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人之所以爲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爲我，則彼爲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我，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焉傲視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爲物，則我爲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我，我既自我，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

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縱心所欲，不踰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也。志固不可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隘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爲限。固不可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僞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變。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爲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爲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無苟得，臨難毋苟免，狠無求勝，分無求多，疑事無質，直而勿有。君子之於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其漸必踈。易則不知善之可尊，踈則不知善之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

大乎公。君子之於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於所不愛。乃天下公好也。所憎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於好惡。故能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為己私分者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在己也。奚積而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為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若夫累於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眾人之所以疑也。眾人之曲。君

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所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眾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語。其志則一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識者。其體必敬。為尸者。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為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敬。則神弗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特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乎顯若而無它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亦何所求哉。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此特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存心

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禮從宜。使從俗。陳馬之說備矣。夫禮者。所以辨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者。中而已矣。萬物之至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親疎者。於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於此可以決。天下之是非者。於此可以明。天下之同異者。於此可以別。苟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何以相與立於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於人。必欲違己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已過也。君子無求而安於命。何為而妄說於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為而費於辭哉。說以其道者。正說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說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說。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爲躁而誣善。然則人亦何取於妄說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爲也。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偏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

與人不爭。處己必敬。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爲萬夫之望者也。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天下莫不爲善。豈人人爲舜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善。其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爲利。豈人人爲跖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利。其心則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不爲善也。雖小善而必爲。然後能爲大善。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能禦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爲善矣。曰。脩身也。踐言也。脩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脩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脩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寓言。矯弊。遂以爲忠信之薄。而道之華。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於道。聖人在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於博施濟衆。而孔子乃於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蓋取

人則失已。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於我。而來學以求正焉。則已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與被其澤。而有足者。咸可以至於斯。此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習學記言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義。曾子所謂邊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於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畧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余以為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於中。有格於外。使人情勿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捷出為偽矣。顏氏家訓禮記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

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精疑。故聽河水。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溇南王若虛五經辨惑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妻。有妾。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對夫嫡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等下。而別為一號。專指婦人為士之配。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為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進御于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豫章熊明來先生家集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委曲言禮之說。艾軒林氏謂因曲臺得名。此未必然。曲臺。漢宣帝時會射之所。博士后蒼作記。非禮記也。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老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陸子方文集古見小戴記。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幼。作句絕。以下弱壯等字。皆倣此。新安

朱氏以爲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爲幼。則自八歲至十五而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
有前言至論。日夕薰聒。涵泳善心。瓊瑤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
嗜。不能入矣。二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弃爾幼志。醮而字之。責成人
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
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強。孔子曰。強有二義。智慮強。氣力強。呂氏曰。強則材
成。材成者。智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五
十。閱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爲大夫。五十曰艾。艾。髮蒼白色。服
政爲大夫也。仕者始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
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命之仕。德成。則爲大夫。其間非無早知夙成之
人也。以爲養之熟。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
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
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於我也。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躡等而居於位也。大抵士脩於
家。學優則仕。王事鞅掌。東西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縱可
以有爲。而不當使之爲。已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爲。而不欲使之爲。其用人

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
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
仕止矣。七十曰耄。耄。昏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
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厲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
爲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
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
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
期。音朞。取周朞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爲長。此章自始至
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
於十。則必更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孰能逆其數而逆其理哉。
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
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
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盈。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
壽。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
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
鰥之民。凍餒之老。猶得與昆虫草木各遂其生。况凡民之秀。爲學士大夫。

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識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膚淺行不得。虞典教胥子。周禮賓三物。直是後日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鑿鑿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翼振德。方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人自襁褓以至成童。便有這個性。可克可舜。不教則失之。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壽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飲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已有欲毀鄉校。如鄭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兮。詩所以刺之也。鄭最小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悅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曰。夫必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邪說興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民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即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遷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為仕而不學者之戒。未仕而學

則將柰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攷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脩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為中都宰。一年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衛。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楹夢奠。七十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間道之歲月也。嬉戲陳俎豆之夫子。即負乎曳杖逍遙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為政。而是亦為政。惜也用行舍藏之不自必。綏來動和之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賢於堯舜遠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為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論之。困而學之止。學知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止。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

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指使則止矣。復何為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至終未沒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使知其道，顏子不為矣。使不知道，彭聃不為壽。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方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烏乎！小子亦聿既耄，其盛德至善，如綠竹猗猗，皆自切磋琢磨中來。趙文子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久，劉子知其耄，及后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先明之格言。君子之先見，以後無此學矣。然則奮其精神，以奪造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游，非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為虛誕。此專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箇不息字，下章是箇安字。嗚呼！漢儒以來，此義不明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四

四濟

禮 曲禮篇十七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曲禮第二十學禮四。曲禮曰：記引正經之詞。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或問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辟之于矣。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以我對彼，我安則彼安。此脩己以安人也。推己之所安而天下平。此脩己以安百姓也。天下至大，本諸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曲禮首章言之。敬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己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私而廢彼也。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案此上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

二字為文。言皆眾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注非是。今不取。臨財
母苟得。疏曰。苟。謂不度義而徇利也。廉隅也。臨難母苟免。狠母求勝。分母
求多。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不妄說人。禮有常
度。不可為媚佞以求說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禮不踰節。不
侵侮。不好狎。狎。謂親褻。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趣就師求道也。禮聞求
學。不聞往教。今按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朋自
遠來也。取人者。好為人師。我未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
人。所以我無往教也。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疑事無質。直而勿有。不疑在躬。躬。身也。不服所不知。使身疑也。不度
民械。度。大洛反。械。戶戒反。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為不欲校人
之強弱。其嫌不審也。不願於大家。大。謂富之廣也。嫌有貪欲汰侈之意。不
訾重器。訾。子思反。訾。思也。重。猶寶也。今案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
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為無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
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不窺密。窺。苦規反。
嫌伺人之私也。容隱曲處也。不旁狎。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
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

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也。不戲色。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少儀。母拔
來。母報往。拔。蒲求反。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
宿漸。不可卒也。宿。音秀。卒。才忽反。母瀆神。瀆。謂數而不敬。疏曰。瀆。慢
也。神明正直。當敬而遠之。母循枉。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當求自伸。母
測未至。測。意度也。孔子所謂逆詐僇不信之類也。母訾衣服成器。與不訾
重器之意同。母身質言語。質。成也。間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即上文
疑事無質之意也。此三節十七事。皆非謙遜謹厚之道。故戒之。少儀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以全交也。呂大臨曰。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
之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
不至于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酌。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
必力致。則不至于不能勉而絕也。詩云。每有良朋。祭也無戎。是也。右通言。
傳曰。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別。必列反。道德仁
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
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故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鸚

鷓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呂大臨曰。夫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持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教。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辯。是果於自暴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齊音咨。又側皆反。遯音遯。謙慙貌也。遯猶慙慙也。疏曰。舒遲。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則齊遯。齊遯言自歛。持不敢寬奢。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邪睇而視也。睇。大計反。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咳也。噦。於厥反。咳。苦代反。頭容直。不傾側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疏曰。德。得也。立則器折。如人授物與已。已受得之之形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立如齊。齊。側皆反。齊且聽也。齊。謂祭祀之時。案此二

句本篇重出者。上有若夫二字。乃大戴曾子事父母篇文。別起下文之義。錄者誤并取之也。今刪去。燕居告溫溫。告。謂教使也。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如視其人在此。喪容纍纍。纍。力追反。纍。慙貌。瘦瘠也。纍。力皮反。慙。皮拜反。色容顛顛。顛。又作顛。音田。憂思貌。不舒暢也。思。志嗣反。視容瞿瞿。瞿。紀具反。不審貌也。疏曰。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言容繭繭。繭。古典反。聲氣微也。疏曰。繭繭。猶綿綿。此上四句。皆為喪容也。戎容暨暨。暨。其記反。果毅貌也。言容詒詒。詒。五格反。教令嚴也。色容厲厲。義形貌也。疏曰。厲。嚴。肅。威也。以義斷割。故形於色。視容清明。察於事也。此上四句。皆為戎容也。立容辨。辨。音辨。讀為貶。自貶。卑謂器折也。調。為傾身以有下也。貶。彼檢反。調。音韻。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動。推也。時行。時而後行也。盛氣顛實揚休。顛。依注。讀為關。音中。顛。讀為關。揚。讀為陽。聲之誤也。感。身中之氣。使之顛。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玉色。色不變也。自立容以下至此。又通言之。玉。藻。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曰。以服之精。纍為序。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詡。况矩反。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言語敏大而有勇。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險。阻。出奇覆。護

之處也。隱。愈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阻。阻。則。呂反。覆。芳富反。謂伏兵也。徐。音赴。讓。况。煩反。讓。詐也。或云讓。詳。處。昌慮反。度。大谷反。少儀。優游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纓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愀。七小反。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失色。謂失其所當。如臨喪不哀。軍旅不嚴之類。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齋齋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音儀。濟。子禮反。齊。如字。皇。音往。徐。于况反。匪。若非反。匪。讀如四牡駢駢之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于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疏曰。穆穆皇皇。美大之狀。濟濟翔翔。厚重寬舒之狀。皇。如歸往之往者。孝子祭祀心有所繫往。匪匪翼翼。嚴正之狀。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少儀。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而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雋。彼在車上。與此不同也。九擗一曰

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擗。音拜。稽。音啓。振動如字。李。音董。杜。徒弄反。裒。音報。右音又。疏曰。稽首者。拜頭至地。稽。留也。頓首者。拜頭叩地也。稽首頓首。頭俱至地。但稽首留地稍久。頓首至地即舉。故以叩地為別。謂若以首叩物也。空首者。拜頭至手。即書所謂拜手也。振動者。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康成不取。別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是也。陸德明從鄭大夫說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也。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雖類頓首。但觸地無容。故謂之稽顙。齊衰。不杖期以下之拜也。此。殷之凶拜。而周謂之吉拜者。以其與頓首相類。而又比凶拜為輕也。凶拜者。稽顙而後拜。謂先叩以首觸地無容。而後稍伸。叩拜三年之喪拜是也。又案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頓也。稽顙而後拜。頓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云。自期如殷可。則是不杖期以下用殷之喪拜也。雜記又云。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也。奇拜。杜子春云。奇。讀如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即今之雅拜。鄭司農云。奇。讀曰倚。謂持節持戟身倚之以拜也。康成不取。別云奇拜者。一拜

也。臣禮曰。君答壹拜。當亦如前空首是也。衰拜者。再拜也。拜神與尸也。衰
讀為報。鄭司農以為今持節拜也。肅拜者。但俯下手。即鄉飲酒賓客入門
禮也。春秋傳曰。為事故敢肅使者是也。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也。祭祀二
灌後。惟有朝踐饋獻。稱獻。右讀為俯。謂備勸尸食時。此九拜非專為祭祀。
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禮最重也。又曰。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一曰稽
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九曰肅擗。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
頓首者。是空首之時。引頭至地。少時即舉也。稽首者。稽是稽留之義。頭至
地多時方舉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若頓首。則平敵自相拜之拜
也。若空首者。君答臣下之拜也。其有敬事。則亦稽首也。肅拜於拜中最輕。
唯軍中有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拜附此四種。振動附稽首。吉
拜附頓首。奇拜附空首。凶拜衰拜亦附稽首。頌。素黨反。齊。音咨。期。音基。
頌。音翼。又音畿。側隱之貌。擗。於至反。即今之揖也。今案九拜之說。以注
疏通修如此。但振動奇拜衰拜之義未詳。是否耳。志有四興。朝廷之志。
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
志。溲然憂以秋。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怫。符勿反。愠。紆粉
反。溲。音聊。清深也。秋。即由反。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

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湎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
恻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粥。于六反。婉。紆晚反。湎。彼側反。恻。於求反。又於
又反。懾。質涉反。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
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不。垂。網。視經也。平。古。流。字。言有四術。言敬以
國。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
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顧。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
佩。曰。卑。立。立。容。也。共。音。恭。下。同。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
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
肘。曰。卑。坐。坐。容。也。跌。徒。結。反。低。與。低。同。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
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掉。徒。吊。反。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
若。沃。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旋。
如。濯。絲。踣。旋。之。容。也。倏。式。六。反。踣。步。股。反。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
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玄。未。詳。拜。而。未。
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

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乘。繩證反。下同。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劔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踠。體怠懈。志驕傲。趁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跛。彼寄反。又作跛。去智反。踠。蒲堅反。足不正也。趁。七舍反。數。音朔。比。毗。志反。咳。音慨。唾。吐。卧反。自志有四與。至此並賈誼容經。右容節。君子之居。恒當戶。恒。胡登反。鄉明。鄉。許亮反。寢恒東首。首生氣也。首。手又反。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曰五盥沐。稷而饋。梁。櫛。櫛。髮。其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盥。音管。饋。音悔。櫛。側乙反。禪。章善反。機。其既反。晞。乾也。沐。饋。必進機。作樂。益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邊豆之實。疏曰。沐。沐髮也。饋。洗面也。取稷梁之渣汁。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人君則沐。饋。皆梁也。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為櫛。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機。謂酒也。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機。是沐畢必進機酒。又進羞也。羞。邊羞。豆為飲而設。庶羞。為食而設。今進機則為飲設。故知非庶羞也。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其新沐體虛。

補益氣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絺。丑疑反。綌。去逆反。刷。去垢也。刷。色劣反。出扞履。削。席連用湯。扞。音霄。削。古怪反。連。力旦反。扞。浴器也。削。席澁。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疏曰。削。菲草。席澁。踐之。刮去垢也。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進飲。亦益氣也。玉藻。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遷坐。易常處也。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論語。右居處。齊潔之事。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中。丁仲反。護。音護。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也。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蹈。徒報反。疏曰。二足相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疏曰。中庸。猶間也。每徒足間容一足地。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履也。移之言。靡也。毋移。欲其直且正。不邪低。搖動也。欲或為數。數。色角反。也。羊。適反。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圈。舉遠反。去既反。豚。大本反。徐。徒困反。齊。音咨。本又作齋。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

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疏曰。國豚行者。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而行也。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節。則裳下委地如水流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言未坐時也。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剡起履。頤。音夷。雷。力救反。弁。皮彥反。急也。剡。以漸反。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為遠也。疏曰。頤雷者。行既疾身。乃小抑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雷之垂也。如矢者。身趨前進不斜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履常起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蹠蹠如也。踵。章勇反。蹠。色六反。著徐趨之事。踵足後根也。疏曰。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根行不離地。舉足挾數也。凡行容惕惕。惕。音傷。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廟中齊齊。齊。才兮反。又在啓反。恭慤嚴正貌也。疏曰。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朝廷濟濟翔翔。濟。徐子禮反。有威儀也。翔。本又作洋。音詳。莊敬貌也。疏曰。濟濟威儀。矜莊翔翔。行而張拱。玉藻。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執玉不趨。執龜策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曲禮。右步趨奉持之容。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適有喪者曰比。適之也。往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疏曰。此謂往敵者。喪家也。今案

比。恐當音必寐反。為比附之義。童子曰聽事。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疏曰。貴者喪不敢言比。故云聽役於司徒。司徒主徒役之事。故其職云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又擅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少儀。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可。猶止也。謂損者。為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疏曰。始入。謂始入門。辭。謂損者告主人辭讓賓。令賓先入也。至階之時。損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矣。少儀。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道。音導。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為于偽反。少儀。問品味。曰予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亟。去其反。亟。數也。猶常也。不斥人諫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三德三行六藝。並見學制。少儀。儼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

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御謂御事。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正樂政也。謂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少儀。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朝廷曰退。近君為進。疏曰言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下句教此。燕遊曰歸。禮褻主於家也。師役曰罷。罷音皮。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罷。少儀。今案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注引

春秋傳疏曰。為用何休注。傳無此文也。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今案記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此云然者。蓋不言娶妻。而但

稱有客爾。望極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執紼不笑。臨樂不歎。臨祭不惰。今案無神。謂神不在也。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

凶。右言語之禮。傳魏中山舍人倉唐使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使色吏反。見賢遍反。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

國君名之。非禮也。唯于鬼反。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怵天律反。為于偽反。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指顧左右曰。子之君

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勝音升。更。

音庚。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奐本亦作煥。心識其

奢也。輪。輪困言高大。奐言衆多。疏曰。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斲之。張老諫之。是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

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要一逆反。全要領者。

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檀弓。凡飲酒

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燋。側角反。又于約反。或音在遠反。為宵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

未奠曰燋。奠。人悅反。疏曰。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主人以獻賓。故云為獻主也。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

殺。色戒反。疏曰。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夜莫所以殺於三事。凡羞有渚者不以齊。渚。起及反。齊。和也。疏曰。賈瑒

云。凡渚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為于偽反。薤。戶戒反。為有萎乾。萎。於危反。乾。音干。疏曰。根不淨。未萎乾。羞首者進

咏祭耳。咏。許穢反。耳。出見也。見。贗通反。疏曰。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丁

禮反。提。猶絕也。到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疏曰。人君陳尊在

東極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者之人在尊西嚮。東以右為上。則尊以南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為

上也。度云。燕禮司宮尊于東極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注玉藻云。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下云。公席階上西嚮。下又云。執事者亦自

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案左玄酒南上之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尊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今案設尊之法。鄉飲酒禮云。玄酒在西鄉。射

云。左玄酒。而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

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為為鄉飲鄉

射而言。則可以為為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既不分明。度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辟反甚矣。惟賈疏以為據君面以左為尊者

得之。今詳見本篇。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中。言鄉人也。凡洗必盥。先盥乃洗爵。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少儀。柄

尺不跪。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第于職。取俎進俎不坐。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少儀。飲酒者。饑者。醺者。有折俎不坐。饑。其記反。醺。于笑反。

折之設反。折俎尊微之。乃坐也。已沐飲曰饑。酌始冠曰醺。疏曰。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饑者醺者不坐者。以二者無折俎之時。

則得坐。嫌畏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少儀。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燔音煩。亦為有足柄尺之類。折俎。折骨於俎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典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典如于俎生悅手。柄。兵命反。齊。才細反。悅。本又作悅。始銳反。疏曰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尸。尊也。少牢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濡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疏曰前所引鄉射云典。則知不坐。此引少牢不云典。故知尸則坐也。少儀。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一人。則當少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壹。猶聚也。為起事聚食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曾不備禮。玉藻。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餽。子閏反。今案禮君賜腥則孰而薦之以為榮。若賜熟食則恐是餽餘。故不以祭。妻子雖早於已。然既沒則以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饗。疏曰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

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而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是有故乃得殺也。王制。君子不食圉腴。圉。與秦同。音患。周禮。國作秦。謂大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疏曰腴。謂腸胃。故為關一也。少儀。右飲食之禮。凡言賓主之事。附相見禮。侍食於君者。附臣禮。事長者。附少儀。其雜者。附此篇。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為于偽反。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使。色吏反。警。音啓。展。省具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膾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植豕。則以豕左肩五个。大。音泰。臂。亦作辟。必豉反。膾。奴報反。又人於反。个。古賀反。植。大得反。折。斷分之。个。猶段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不言臂膾。因牛序之可知。疏曰禮得大牢。則用牛。膳。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啼為九段。以獻之也。臂膾。謂肩

脚也。若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為七介。不云臂臑。從上可知。然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犬牢者惟牛。少牢者惟羊也。若祭。惟特豕亦用豕左肩五个以為膳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乘。繩。謹。反。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便。婢。面。反。下同。糟。早。勞。反。疏曰。四馬曰乘。故知乘壺為四壺。束脩。十。臑。脯。也。少。酒。曰。清。不。少。曰。糟。陳。列。也。酒。重。臑。輕。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入。以。將。命。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如。猶。多。也。疏。曰。委。其。餘。陳。於。門外。也。犬。則。執。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鞅。皆。右。之。緹。息。列。反。守。手。又。反。紉。文。引。反。鞅。丁。曆。反。緹。紉。鞅。皆。所。以。繫。制之。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二。曰。田。犬。三。曰。食。犬。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之。盧。宋。之。鵠。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則。左。之。異。於衆。物。臣。謂。因。得。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冑。說。又。作。脫。又。作。統。同。吐。活。反。袒。音。但。橐。音。羔。奉。芳。勇。反。冑。直。又。反。甲。鎧。也。有。以。前。之。謂。它。擊。幣。也。橐。發。鎧。衣。也。冑。兜。鍪。也。袒。其。衣

出。兜。鍪。以。致。命。鎧。苦。代。反。發。吐。刀。反。兜。丁。侯。反。鞶。莫。侯。反。器。則。執。蓋。謂有。表。裏。弓。則。以。左。手。屈。鞅。執。拊。鞅。音。獨。拊。芳。武。反。鞅。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蕭。并。必。政。反。劍。則。啓。積。蓋。襲。之。加。夫。禕。與。劍。焉。積。音。獨。夫。音。扶。注。同。禕。如。遙。反。積。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禕。劍。衣。也。加衣。於。函。中。而。置。劍。於。衣。上。夫。或。為。項。皆。發。聲。函。音。咸。卻。去。略。反。疏。曰蓋。劍。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底。於。蓋。上。加。劍。衣。於。函。中。而。復以。劍。置。衣。上。也。今。秦。卻。猶。仰。也。笏。書。脩。脯。也。苞。直。弓。茵。席。枕。几。頰。杖。琴瑟。戈。有。刃。者。積。句。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直。子。余。反。茵。音。因。頰。京。領。反。又桐。迴。反。苞。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或。它。物。也。茵。著。蓐。也。既。夕。禮。云。茵著。用。茶。謂。用。茶。券。以。著。茵。也。頰。警。枕。也。筴。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編。必。綿。反。管。音。姦。蓐。于。鬼。反。裹。音果。著。音。寧。蓐。音。辱。疏。曰。皆。尚。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卻。去。略。反。穎。役。頂。反。削。音。笑。卻。仰。也。辟。用。時。穎。錄。也。削。曲。刀。也。拊。謂。把。辟。音。避。把。音。霸。疏。曰。授。人。以。刀。卻。仰。其。刀。授。之。以。穎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刺。七。智。七。亦。二。反。辟。刃。不。以。正。鄉。人。也。辟。匹。亦。反。鄉。許。亮。反。少。儀。凡。遺。人。弓。者。張。弓

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尊卑垂悅。今案此謂賓主雖或一尊
一卑。然皆當罄折垂悅也。若主人拜。拜受也。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
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
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
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水潦降不獻
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
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
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以弓劍苞苴箠笞。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酒肉之賜弗再拜。右問遺之禮。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
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記孔子
升車之容也。論語。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雋。式
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芻郵。勿驅塵不出軌。今案策芻。疑謂策之芻。
若今時鞭末常帶耳。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
之節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君子式黃髮。自

下齊牛以下。皆敬孝也。髮白變黃。彌老。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
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右在車之容。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
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
後左手而俯。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
立。乘時證反。還音旋。還車而立。以俟其去。疏曰。升下。升及下也。式。謂

御者。式以待君子升也。還車而立。以俟其去。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
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或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
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少儀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軛。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
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
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問溝渠必步。執君之
乘車則坐。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僕者右帶劍。負良
綏。申之。而地諸臂。地。徒可反。引也。又他佐反。臂音覓。面前也。臂。覆卷也。
良。善。善綏。若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卷上也。卷。力
丁反。腋。音亦。疏曰。僕。即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於腰。右邊也。帶劍之法

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劔右帶者。御人在中。若在左。若在右。帶劔則妨於君。故右帶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面向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抱猶擲也。卷車前蘭也。亦名為式。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壁上也。今案下文始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劔負綏。而擲綏末於壁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抱諸臂。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壁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臂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初升時。執策分轡。行車五步而立。待君至步行也。疏曰。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少儀。今案此與上條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劔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注疏皆誤。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疏曰。尸之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酌酒飲之。如與君之僕。以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執范。乃飲。軌。媿

美及。范音犯。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軹音音。軹音音。軹音音。疏曰。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轡末。范亦作範。僕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遍乃自飲也。少儀。右僕御之禮。

禮從宜。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便從俗。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吊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吊魏。蓋得此義。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今案菱。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受立授立不坐。由便。坐。

亦跪也。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少儀。案此句文義。皆未通。恐是記失禮耳。性之直。

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跪。悉典反。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履乃升堂。疏曰。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天子諸侯祭。有朝事。延尸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

於室。無坐尸於堂也。說。履也。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說。履堂上亦不敢說。履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則安坐而相親也。少儀。右從宜。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上。時掌反。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使。色吏反。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母固。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扇。視瞻母回。皆不干掩人之私也。視必下。不舉目也。禮有扇扇。所以闢暑。故開戶之木亦謂之扇。秦扇。謂以兩手當心。徐徐開戶。如奉扇然。不敢放手排開也。回。迴轉。廣有瞻視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勿遂。謂徐徐作闔勢。示不拒人也。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兩也。參與之為三也。非但不往參其坐立。亦不行出其中間。皆為干人私也。揖人必違其位。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重慎。少儀。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右雜記。傳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

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列女傳。右曲禮凡十一章。傳正考父。疏曰。家語云。宋泯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

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鼻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偏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共。音恭。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力主反。偃。紆甫反。俯。共於僂。偃共於僂。循牆而走。走。叶音祖。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侮。亡甫反。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饋於是鬻於是以餉余口。饋。之然反。鬻。之六反。孫炎云。泮廩也。餉。音胡。口。叶音苦。於是鼎中為饋鬻餉屬。其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代秦。劉康公王季子。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市軫反。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盛。音成。劉子曰。吾

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盡津忍反。下同。膳音頤。膳。絲肉。戎有受脈。神之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夫中和之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會在魯成十七年。晉厲公視遠步高。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單襄公曰。單音善。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弒厲公。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麗姬之謚。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彼義反。跛。偏任也。視無還。還音旋。睛轉後反為還。聽無聳。不聳耳而聽。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有慶未

嘗不怡。慶。福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襄公之子。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行。去聲。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胙。才素反。胙。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為晉休戚。不肯本也。為。于偽反。背音佩。休。喜也。被文相得。非國何取。相。悉亮反。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補助之。非國何取言必得也。及晉弒厲公。迎而立之。是為悼公。晉以復霸。復。扶又反。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聞。音問。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不可選也。直計反。選。息戀反。詩。邶風。富而閑習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

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樂音洛。明年，令尹圍弒楚子而自立，是為靈王。後十三年，楚人弒之于乾谿。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佞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折之古反。倨，紀具反。佞，公豆反。稱，去聲。別，彼列反。餘並見禮記曲禮篇注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吳邦彥

圖點監生馬宗孝

鹿進第